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·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意幻天/贺誉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6.9

ISBN 7-5354-3342-1

I. 雪…

II. 贺…

III. 武侠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3260 号

责任编辑:杜东辉

责任校对:黄黎丽

插 画:吴 瑕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金海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920 毫米×1280 毫米 1/32 印张:8.75 插页:3

版次: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95 千字

定价:22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一 劫 1

——万物始于劫。在时光的渊薮从杀戮起始，祥和终结时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几乎所有人，都在重复一个哀伤的轮回……

二 悲恸 27

——爱与恨纠结的结果，是我们内心无尽的哀恸。炼狱的路上，兄弟情将不再是兄弟情，而却如云烟般，稍纵即逝。

三 别离泪 49

——离开杀戮的日子，千年万年，都将是静谧而平和的。但当我们徘徊在生与死之间时，又有谁未曾伤感而悲凉地流下过那滴生离死别泪呢？

四 天罗地网 71

——张网的人静静等待，那仇斗的初始，死亡的开端。一切不可避免地发生，而那残酷的过程，却已被人定好，玩弄于股掌而至于实现。可究竟有谁，能真正冲破这暗无天日的阴谋，逃出生天呢？



五 恩怨情仇变 95

——破碎的剑刃在飘雪中凋残，断裂的刀锋于寒风中嗡动。恩怨情仇凝结在冰冷的夜空，万千撕裂人性的搏杀与争斗，幻变不定，却终将冲破枷锁，去毁灭天空。

六 决战雪山客栈 115

没有什么比死亡可怕。当那黑影出现的时候，死亡的恐惧就仿佛瘟疫般蔓延开来，充斥了整个客栈。这种恐惧，将在万千个阴风呼号，森寒如冰的夜晚毁灭无数人等待光明的希望。不必问他是谁，光那黑暗的气势，便足以让人绝望。

七 冰刀雪剑恩仇斗 137

仇恨，是一份逾越生死的力量，强大得可以让冰雪沉默，让旁人窒息，更可以毁灭掉一颗颗理智的心。然而这个风雪之夜，却注定是一个血腥的仇斗之夜，冰刀般如刃，寒雪森若剑，永无光明的黑色夜空，则是无止尽黑暗的起始，无止尽残酷的开端，无止尽爱恨的边缘……

八 山与水的彼岸 149

——远离杀戮的那一方净土，平和而静谧。在风雪弥天的世界依旧严寒的时候，这里却是温暖如

雪意幻天

春。但谁又曾知道，这看似安详寂静的表象下，又是否会暗潮汹涌，杀机四伏呢？

九 御剑和魔力 165

——道剑光划破了亘古的沉寂。莫名的力量所向披靡，几可毁天灭地。它是傲世无双的御剑——杀，华美恢宏，天下无敌。拿什么来阻挡它的前进呢？当封玉寒孤独地伫立在生与死的岔道上时，周围疾烈的暴风挟着时光飞逝而过，他却面带愁容，深埋思绪。

十 黑暗秘密 185

——粉惊怖深埋心中。邪恶的力量潜藏在血液的每一个角落。在未被触动的时候，他心静如止水；可当一切俱被激起时，他却爆发出一种可怕莫名的力量。为一个秘密，一个隐居十年，一朝人生又有几度十年？因而当蜷缩在仇恨的阴霾角落的时候，任凭外界风和日照，心怀这样黑暗秘密的人，都只会时刻感受到刻骨的森寒，禁锢着思想，摧残着灵魂。

十一 生与死 207

——一封战书，并未广传武林，只是秘密地出现在萧剑云手中。但它却掀带起一片惊悚的噩梦，血战的狂风。没有他人，仅有彼此，为纠结的仇恨，也为剑与刀的更高境界，更为心中永恒的归宿。



雪意幻天

十二 雪意 225

不过，在决战之前，还有一场生与死的考验，默默地静候萧剑云，淬炼他的意志，磨砺他的精神……

记忆之中，在那个年代，寒冷的天山本不该下这么大的雪。但雪还是如约而至了，而且比以往的任何一场都大上许多，半日之内纷纷扬扬的飘雪将整座天山笼成一片银白，混沌的天地间霎时只留下了一种颜色。当朵朵大朵的雪花自苍穹直落大同时，漫山遍野俱融入了无声的静寂，而伴着它一同出现的，便只有死亡……

十三 情 245

情，生于相识，死于相知；情，毁于今昔，存于永恒。

尾声 天泣 267

后记 269





壹

劫

万物始于劫，在时光的渊藪从杀戮起始，祥和终结时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几乎所有人，都在重复一个哀伤的轮回……

他，是个冷傲、孤独而深沉的人，有着柔和的面孔，恬淡若春水的眼神，以及无尽孤傲的魅力。

独对如画云山时，他的长发恍如梦幻般翩跹，同他那绝世冷漠的纯白面庞一同凝入天地的，便只有惊艳与昂扬。

剑锋般的双眉，朗星般的目光，还有那独有的、暗淡的忧伤。

一柄普通的朴刀，在他手中有千端的诡异，万分的奇幻。因为他是个刀客，一个名冠天下的武林高手。

他姓封，名玉寒，刚过二十一岁。

在武林中，以寒为名的并不多，而真正名副其实阴寒莫测的，恐怕只有他一个了。

没有人能猜得透这一刻他在想什么，下一秒他要做什么，因为他太过我行我素，而且喜悲丝毫不形于色。

以他的武功，年轻一辈中不算第一，也是第二。

而当世惟一能与他相争的剑客，便是他的同门师弟萧剑云，一个热情如火的年轻人。

外貌不似封玉寒般完美的他，略瘦，不高，时常身披灰白色的长袍，淡淡的髭须让他看似落拓与无力，一头不甚齐整的乱发也时常遮蔽住半边额际，使他显得随意与单薄，甚至还有些颓废。

但其实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挥洒激情。他拥有一双火焰般炽烈的眼睛，一脸笑容自信飞扬，无论何时，只要他展现出朝气与热情，就显得潇洒与俊朗。

与封玉寒的冷不同，他的周身，都有一股温暖的力量，驱散哀伤。与封玉寒的孤独相对的是，他有无数朋友，也有一种坦诚与开朗的气质，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力量。

萧剑云的剑，精准无误，绝无多余招式，一击即向要害，必杀。



然而，他的人则与封玉寒如两个极端。

封玉寒常常出刀，式式杀人，萧剑云却不。

他时常不带剑，即使带了，也几不出鞘。也许因为天下已没有几个人值得他拔剑了。

而且他的剑式太过狠辣，不同于他的人。他厌恶杀戮，而出鞘的剑，正如嗅血的蛇，无可扼止，凶狠绝决，非饮血不能回。

所以他的剑已几乎锈在了鞘中。

他从不磨剑，因为磨剑是为了杀人，不如王孙之剑，只为扬威。

封玉寒与萧剑云这样两个迥然不同的人，却是挚友。这并不奇怪，因为往往只有这样两个人，才能互补长短。

当然，他们的相同点也很多，比如剑眉星目、气宇轩昂的封玉寒与面目俊逸、气质潇洒的萧剑云，都很英俊。

这并不是说笑，相貌也可以决定友谊。

同时，同样高绝的武功也让他们惺惺相惜。刀剑相交，古来即为一绝。

然而他们并不是同门中的最顶尖高手，因为他们在天山派。

广袤天山，冰雪中蕴育出一个极小却精英辈出的门派。在这个门派中，掌门是上官天临，一个并不高大却给人如天气势的中年人。

上官天临的武功，已是天下无双，而在这近二十年中，江湖中已无人能与 him 相抗衡。

在派内弟子中，冷俊的封玉寒与热情的萧剑云，分别居于二三位。而上官天临的徒弟里，他们也并非最出色的。他们的师兄，名聂天情，年近三十，温文尔雅，气度不凡，武功亦远胜封玉寒与萧剑云二人。

门中还有两人。

其一，名容秋水，是上官天临的末徒，一位十九岁的女子。

人言女流之辈武功必轻盈迅捷，绝不大开大阖，然而她却
不。

她使一柄一丈二尺七寸五分的寒铁重枪，绝丽姿容下处处透出凶悍狠绝的旋转与刺击，武功直追她的几个师兄，当世亦鲜有敌手。

还有一人，却是上官天临的女儿——上官红月。

红月是个极其柔弱的女子，传言她并无武功。很难想象武林第一人的女儿却不会舞刀弄枪，可自四大徒入上官天临门下以来，无人见她出过手。

她时常抚琴吟歌，风华绝代的她拥有着婉转的声音，让人如醉如痴。这份娴静、温柔与安逸都是一个江湖豪客最向往的。

所以，聂天情、封玉寒与萧剑云都对她心生爱慕。

也许一切都围绕着他们六人展开。就在天山雪原，将显现一片腥风血雨的恶斗仇杀，一派恩怨交织的凄苦爱情，一线肝肠寸断的生死离别……

一切即将开始。

傍晚时分，风逝云翳。

天山之巅，飘雪重重。

上官天临负手立于天山主楼临天阁的窗前，俯视远方。

一脸的沧桑让他更显沉郁，唇上的髭须令他的侧脸极为飘逸，而那空濛而又负大志的眼神，更使人为之震慑。

在他的视线之中，天空飘忽的雪花仿若一道道剑芒，映射着人间的仇斗与攻杀，纯粹的白又变幻莫定，让他难以琢磨。

当武功登临极峰之时，却是如此惶怖、孤独与不安。

这时，他想到了自己开宗立派之时的情景，又忆起了几个徒弟。

聂天情的温文下总有阴翳不定；封玉寒的冷傲中自含凶狠绝



决；萧剑云的热情中暗藏冲动噬杀；容秋水的英悍下隐有似水温情。这些在上官天临明厉、机敏而又偏激不安的眼神中，都是隐患。

此刻，他的武功已天下第一，但仍有大敌环伺，虎视眈眈。而几个徒弟过快的成长和愈发难以控制的性格，也让他不安。

“但愿一切都不要生变。”他长叹一声，遥望远山，沉默了许久，才缓缓闭上了双目，屏气，冥思。

一柄出鞘的宽刃钢刀，在风中嘶吼。

刀势极重，不快，却诡异多变。直到被一柄连鞘剑旋转着带上，它的攻势方才止歇。

剑很轻，却以轻就重，带住了刀锋。

“你不拔剑？”一个冷酷的声音从刀客口传出。

“对敌，我向不拔剑。”持剑者笑道。

“为何不拔？”

“拔剑，是为杀人。我不拔剑，并不是因为轻视你，而是没有这个必要。不到生死相搏时，剑芒锋藏连鞘出。”

“你还是如此。但我奉劝一句，不拔剑的你，在真正需要拔剑时，却会生疏了。”

“生疏的不会是人，只会是剑。我遇事必留七分余地，这些丝毫改变不了我的剑法之决绝。所以，我绝不出剑。”

刀客点头，微笑。笑得很寒。

有这种笑容的，自是封玉寒。

封玉寒似乎刻刻有心事，因而言语精简。话既少，自然字字斟酌。传言他出语甚至少于拔刀。

他的刀，寒如玉。早在三年前，他就用这柄普通的重钢刀，斩杀了江湖上有名的第一刀客宋离。那年他才十八岁。但面对挥刀如风的手，他只用了一式，便砍出了招中的破绽，击溃了对

手的精神。这样的刀法，却全是由他自己练出来的。他在天山派后，刀法更是在上官天临的指点下登峰造极。

站在他对面的剑客，从不拔剑，正是萧剑云。

萧剑云不拔剑的真正原因，无人知晓，连上官天临，或是上官红月都无从得知。他时常对他人说自己是因为厌恶杀戮，但封玉寒对此仅一笑而过。

他觉得，一个好的剑客，不能没有杀气。

其实十八岁前的萧剑云，并不很温和，但他却很意外地在天山一派后收敛了一身的杀气。

为什么呢？也许仅有上官红月知道。

那时，当世无人见过他鞘中的剑，因为见过的，绝不超过二十个，而且都成了死人。

——败亡在他的绝世剑式之下。

但直到遇见了红月，他却没有了杀气。两年半前，在他们相遇的那一天，红月十分纯真地问了他的姓名，他便轻轻地亮出了剑，用自己都觉得惊异的温和，去述说自己。在红月的笑颜下，他决定永远保持如许的性格，只为了见证一段温馨。

而今，他的剑已近两年未出鞘了。没有人知道鞘中剑的形状，也不再有人在他的剑式下倒下，无声地败，不甘地亡。

言语交错之后，时间刹那凝滞。

此时，刀突然一动，震开了剑，顺势疾劈而下。刀光的凶狠胜似天雷，而其间的灵动与飘逸又暗藏无尽的绵力。

“我今天定要逼你出剑。”封玉寒目光一敛，道。

然而萧剑云却突地将剑向天空一甩，而后人如陀螺般后旋，身法之快，恍如风行。刀势烈，身形则更快过刀光，转瞬，天地尽化为刀的气势，而刀却无法追上已融入气流中的萧剑云。

可突地，风云遽变，刀光也由至快化为至慢。萧剑云的脸色由刚才的闲定，刹那化作了一丝不安。





刀由快及慢，正是武功从巅峰到极峰的一段前进。

因为刀再快，也切不开风。因为世上永恒的一切，绝不是快如转瞬的，而是至慢、至定，却无可摧毁的。

但慢刀可以阻隔风，甚至拦断风。

萧剑云如风的身法刹那毁去。

在慢刀下的攻击，凄美而幻灭不定，几可与天争。

可就在这一刹那，萧剑云突地人影一收，化作了云般飘渺无定的身法，后退骤慢，却已从刀锋之间穿行而过。

风逝云流，早已化作萧剑云那绝世轻功的一部分。但当封玉寒再次出刀时，就连云能飘忽不定，流及无阻，也不能逃脱。

这一刀极精简，也无让人一窒的霸气。

不过纯粹的刀才是最决绝无匹的。当刀光闪过时，人还是人，刀还是刀，但不出鞘的剑，却永无隔绝之力。

萧剑云已捏住了剑柄。

他明白这是师兄弟间的比武，但封玉寒的性格实在太过孤绝难测，他不知道自己能否败得起，败得住。

他挪步，后纵，但仍无力挣脱这无形的刀意。直到刀至胸前时，他惟有旋动剑柄，剑芒欲张。

突然间，平凡的刀的非凡刀式止住了。原本如一轮红日的刀锋，周侧骤升两片乌云般的阴影。在萧剑云拔剑半寸时，刀已经被阴影合住。

此刻，他二人已看见了一切的发生。那合住封玉寒刀的，是一双手。

一双有力的、指尖修长却又宽厚的手。

能用手合住封玉寒刀的人，当世惟有两人，上官天临与聂天情。

但从那风华正茂的面孔与永不变化的温文微笑中，你就可以猜到，他是聂天情。

方正的脸庞，温和的笑意，傲世的正气，融汇成一个本该普通的人的不普通的气质与精神。而那流露着谦和与平静的目光的双目，则有着一种慑人心魄的力量。

那不是冷酷，也绝非热情。

他有的，只是祥和，只是博大，只是包容。

“你不该拦我。”封玉寒语音骤冷。

“你是想杀人，还是比武？”聂天情改作一丝凝滞的笑。

封玉寒不语。萧剑云紧紧盯住聂天情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大师兄，你不需要拦他。二师兄与我情如兄弟，他不会伤我一丝一毫的。”

聂天情退了一步，然后很从容地说：“我也明白，但你们最近的拼斗渐趋狠辣了，当局者迷啊。”

封玉寒冷哼了一声。萧剑云却徐徐点头。

在他们二人的眼中，大师兄似成了两面的人。

封玉寒对大师兄的一切都不能够接受。尽管聂天情渐趋完人，却在封玉寒冷静到几乎冷酷的眼神中化为了一个举止近乎虚伪，为人外温内寒之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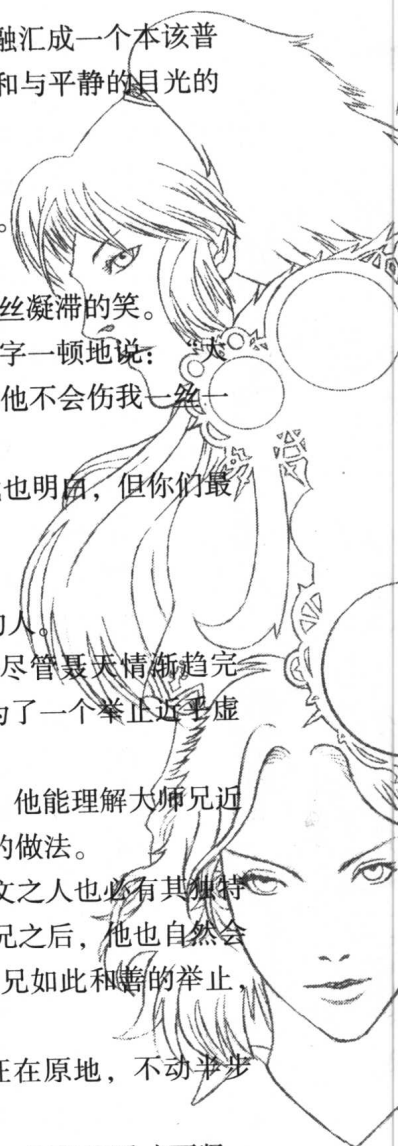
萧剑云却对聂天情的一切显得十分尊敬。他能理解大师兄近乎君子的举止言行。这是真正成熟而有风度的做法。

凡冷酷的人必有冷酷的理由，而真正温文之人也必有其独特的处事之风。当萧剑云这样看待他的两位师兄之后，他也自然会同时接受他们。但他并不明白，为何以大师兄如此和善的举止，会让封玉寒反感。

直到此刻，封玉寒已欲离开，却突地怔在原地，不动半步了。

因为他发觉聂天情的双掌仍挟住他的刀，而且比适才更紧。

此举在寻常人眼中似乎不足为道，但在封玉寒眼中，却近乎于挑衅。





要知道当年在太行山下，就因为一句不恭敬的话，无恶不作、武功绝高的大盗“藏影”便身首分家。

了结他的是一柄刀，重如千钧，寒光如玉的钢刀。发自封玉寒的手中。

其实封玉寒活得很无奈，也很神秘。冲动与冷酷合在他身上，凝成了一个字，即“杀”。

封玉寒抽刀，刀却仿如铸铁般卡在那双有力的手中。封玉寒少有地冷静下来，道：“你想要怎么样？”

聂天情释然地一笑道：“你出刀太多了，该学学你师弟，收剑而悟意，能杀而厌杀。”

封玉寒望了望萧剑云，而后猛地一聚力，横扳过刀锋。只要聂天情的双手还是肉做的，不松手的代价即是被一刀割伤。

然而聂天情却陡地将双手张了开来，不过两股气劲仍以环绕般的力量笼住了他的刀，乃至他的经络与意识。

萧剑云目视着这无声的比斗。

自天山一派来，他便收敛了杀气，也悟到了所谓用剑的新境界，即“无杀”。

因为杀戮不能解决问题，只会引发连环的仇杀。以他的武功与声望，已几乎没有压不下的事情了。

所以说出剑是无谓的，杀与不杀，也是凶与仁的分界，而杀是罪，饶恕与警示才是他所奉行的。

直到从大师兄那里懂得了宽容与忍让后，他才发现，其实事情可以那样解决。而从红月那里体会到纯真与温存后，他才理会，其实事情必须那样解决。

但此时的他，却没有想这么多，因为大师兄似乎在使一式玄妙的武功，一式传说中的剑诀。

——御剑诀。

所谓御剑，即人剑分离，十步杀人。以无上的真气与无匹的精力相融合，才能达到剑随意动，无向无极。

显然，聂天情的这一式隔空锁住了刀，已具雏形。

但真正的御剑，却要凌空带剑，旋动着攻杀，人与剑在空间上分离，在意义上却由一条气劲连结着。当驭剑如使臂之时，便可当世莫敌。

而早在三十年前，武林中便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诀：

“刀非刀，魔刀杀。

剑中剑，御剑诀。”

无人通晓言中真谛，但它却代表着一刀一剑两门惊世绝技。

魔刀御剑，曾几度掀起武林中的血雨腥风，也使无数后辈为之心驰神往。而今，习剑数载的萧剑云乍见此式，纵然似是而非，又怎会不失神当地，不迷醉其中？

过了转瞬，聂天情的双手便开始剧烈地抖动，显然他也并不会真正的御剑。而封玉寒的刀也似乎在努力挣脱束缚，发出铿然的响声。

突地，封玉寒一挺刀锋，聂天情却收回了双手，从容地退了一步。刀锋立时落空，发出一声突兀的厉响。

“你好好想想我的话，二师弟。”聂天情低声道，“你做出手，已经不似为逐我，而似下杀手了。”

“你一定避得开的。”封玉寒沉静地说。

“不错，不过如非是我，天下又将平添一个冤魂。你的杀气太重了。”

“不需你提醒，我会把握自己的。”

聂天情面对封玉寒如此冷漠，既不窘迫，也不退让，仍然心平气和地与他交谈，可说是几乎把宽容演绎到了极致。

“那你好自为之，我还有事，要下天山古道，暂别。”